

水中故乡

曹军庆

故乡这个词对我来说,从来没有田园牧歌式的诗情画意,撇开诗意以及梦幻般的美好不说,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,故乡到底意味着什么?却苦于找不到答案。事实上,或者很可能,故乡不过是道哲学命题,虽然不一定是漂泊,不一定是流离失所,但哲学所关注的恰恰是生存问题,故乡在最初意义上确实关乎生存,它是一个人的根须,就像植物,人和植物一样有根,根扎在哪里,便是从哪里生长出来的,植物有生长的地方,人也有生长的地方,因此我觉得故乡是哲学,而不太可能是诗歌。

在我三岁的时候,我们全家从花山镇搬迁到三十公里之外的另一座小山村,三岁时我还没长出记忆,就像更早些我还没长出牙齿,牙齿和记忆是一样的。所以当我成年后,我不记得花山镇很正常,关于花山镇的记忆以及我的童年往事,都是父母讲给我听的,凭借他们的讲述,我以他们的话语为想象,粗略勾勒并拼贴出故乡的模样。我的故乡不是我亲见的,而是被他者讲述的,由此我知道,我们家曾经是花山镇屠宰铺,我父亲是屠夫之子。在当地那个小山沟,花山镇曾经是个很小却又相对繁华的商品集散地。山民逢双日子前来赶集,我们家的肉铺生意还算红火,镇上偶尔会有外地说书人和江湖艺人来演出。据我母亲说,我出生不久,刚好有群艺人在镇上唱戏,我奶奶抱着我走在街上,正好遇上前往剧场化了妆的艺人,其中有一名威风凛凛的武生,当街在我耳畔射过一支响箭,武生告诉我奶奶:“这一箭射走了你孙儿此生所有的厄运。”

这些事情全是我母亲说出来的,五十七年后,当我六十岁退休时,我独自开着车回到花山镇,镇子已变成飞沙河水库,这也正是我们当年移民搬迁的原因。花山镇消失了,如果说它还在,那么已经在飞沙河水库的水底。我坐在水底,吹着微风,清澈的水波微微荡漾,如同长寿者生命中的皱纹,却几乎是透明的。旁边有一位撑船摆渡的船工,从我们简单的交谈中,我得知他比我年长三岁,但看起来却比我年轻很多。当我说出我老家曾经是花山镇屠宰铺时,他张嘴就准确说出了我祖父的名字,我父亲的名字和我大伯的名字,而且还准确地说出了我们家屠宰铺的方位,他用船桨指着烟波浩渺的某一处水面,然后告诉我说:“你们家屠宰铺就在那个地方。”

船工当年也移民了,在外地住不习惯,后来返回花山,在山坡上做了几间屋,以种植和采摘山货为生。再后来,飞沙河水库发展旅游业,他便买了条小船,做起摆渡游客的营生。

当船工往清澈的水中指点我们家屠宰铺的方位,他的动作是轻盈的,脸上的表情不容置疑,我却并没有看着水面,也没有试着看向水底。我情不自禁地抬起头来,无比虔诚地仰望苍穹,我看到白云在天上,也在水中,我记得阳光白炽明亮,刺得我眼睛生疼,流出泪水,我任由那泪水在脸上流淌,船工显然看到了我的泪水,但他假装什么也没看到。

我在寻找故乡,这是我的寻根之旅,但我的故乡已没有踪影,它不是消失了,因为它还在,但我却看不到它,我找不见它,说实话,我的故乡就连遗址都没有了。此时我父母也已不在,两位老人几年前先后离世,所谓故乡其实更是他们的故乡,是他们记忆中生命中,或者更是他们嘴里时时念叨着的故乡。我仰望苍穹,本意是和父母对话,于那白云之上,凝望父母在天之灵,以沉默跟他们说话,告诉他们我已回到故乡,我现在就在花山镇。然而这并非事实,我再也回不去了,谁也不回去花山镇。

两年后,我参加了由十堰市组织的南水北调十周年纪念活动,活动最后一站是丹江口。

活动结束后那天上午,我们到了丹江口,被安排在丹江口水库泛舟,有人热情地当场从水库取出水,递给在场的每个人喝,喝过水后所有人赞叹水质好,清冽甘甜,不比市场上售卖的矿泉水纯净水差。辽阔的水面一望无际,一时间我意识到这辽阔之水这洁净之水,仿佛来自天上。然而在赞叹声中,在议论声中,在主办方详尽的介绍中,我方才才知道,在这水下有一座完整的均州城。请原谅我的知识盲点,在此之前我不知道这些,来到这里我才知道,当我们泛舟水面,在这艘的下面,在那水中,准确地说是那水底,均州城寂寂无声地静卧在那里。我慢慢走出船舱,站在甲板上,再一次仰望苍穹,泪水再次淌过我的脸庞,我试图从那天上的白云上面,找到从前均州人的面影,尽管他们都是陌生人,我依然能认出他们,但我什么也看不到,只看到白云和阳光。我回到船舱,听到人们在赞美,赞美均州人的牺牲精神,赞美他们高洁的品德,我认可这些赞美,所有的颂词都不过分,而在内心里我想到了花山镇,花山镇和均州城一样,所不同的是一个沉入飞沙河水库,一个沉入丹江口水库。

这天晚上,主办方为我们安排了一场话剧演出,剧目名为《梦回均州》,演员是当地的业余文艺爱好者,导演是来自北京的中戏青年教师,令我惊喜的是在这个丹江口之夜,在南水北调水源地,在宁静的内陆地城里,我居然看到了一部富有先锋气质的实验话剧。剧名《梦回均州》,当然会让人想起曾经红极一时的摇滚名曲《梦回唐朝》,唐朝无疑是中国人的精神圣地,是值得中国人无数次梦回的地方,由此可知均州城在当地人心目中的位置,是何等神圣,也是值得他们无数次梦回的地方,正像唐朝唯有在梦中才能抵达,如今的均州城一样在梦中才能抵达。

剧中安排了一场穿越戏,一位移民后代潜水到丹江口水库的水底,潜入到底部的均州城内,寻找传说中的均州古井,水库最深处达七十八米,潜水者工作时超出极限,生死一线时处于弥留之际,仿佛幻觉般穿越到几十年前,于是见到了她祖父,祖父是第一代移民。观看演出时我有强烈的代入感,好像也回到了三岁的时候,亲眼看到我父母亲离开花山镇,移民到另一个小山村。有关均州城里那口古井,历史上流传过很神奇的传说,那个传说被当地文人辑录在一本书里,我好像读过那本书,但具体情节已不再记得。我所知道的是,那口神奇的古井一定还在均州城里,或许还有另外许多井,也还在均州城里,当然那些街道,那些高铺,那些房屋水地塘,也都在均州城里,所有这一切都在水中,包括井中之水,也在水中。

均州城的井水,自然是水中之水。所以对均州人的赞美,还有这样一句话,他们说:“丹江口水库就是南水北调的大水井。”这句话包含着自豪,包含着天地豪情,在我看来,同时也包含着隐忍和慈悲。

离开花山镇之后,我居住过的地方分别是一个小山村,一个小镇子,小县城和当下的武汉市,我觉得哪个地方能算作是我的故乡,我真正的故乡已在水中,如同均州城。观看《梦回均州》,我其实也是一名均州人,我们的故乡都在水中。返回酒店那一刻,忽然想起泛舟水面时,我和朋友聊起过,作为文旅开发是否可以在丹江口水库新建一个潜水项目。在海里潜水,目的地往往是珊瑚礁,而在丹江口水库潜水,目的地则是均州城,项目若能建成,肯定十分抢手,外地游客也好,均州人的后代也好,一定乐意潜游。但这一假想中的潜水项目可能兴建,因为当地人对南水北调水源地的保护,用他们的话来说:“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水源地。”因此在那里绝不会有任何影响水质的事物出现。

诗雨东湖

刘安

这几天的雨,让家门口的东湖应接不暇。无论晴雨,我每天都要在东湖转一转,这两天里呢,小雨大转,中雨小转,大雨小转,与其说是在转湖,转雨,不如说是在转诗……

早晨又转到东湖,且转的时间较长,转到下午四点多钟才回家哩。今天的雨下全了,一会儿小雨委婉,一会儿中雨直白,一会儿大雨豪放,一会儿电闪雷鸣,暴雨激越,各种流派轮番登台,真是一次诗的大会演。

起初的雨不大,先到离家最近的放鹰台走走。走在东湖西岸放鹰台前的亲水平台上,那刻在地砖上的四句诗吸引了我:“只说西湖在帝都,武昌新又说东湖。一围烟浪六十里,几队寒鸦千百雏。”这是宋代枢密院编修官袁说友《游武昌东湖》的前四句。就将后四句也补上来吧:“野木迢迢去雁,渔舟点点映飞鸟。如何不作钱塘景,要与江城作画图。”

刻在地砖上的前四句写了东湖“六十里”之旷,没刻上去的后四句不仅写了“野木迢迢去雁”的野趣,写了“渔舟映飞鸟”的灵动,而且写了作者对东湖的留恋、羡慕之情。作为从杭州西湖来的官,对东湖如此羡慕,“如何不作钱塘景,要与江城作画图。”这四句没刻上去也无妨,正说明武昌东湖跟武汉人一样,有着谦逊收敛的品质,那就收着点儿,不必自傲自大,就让袁说友羡慕去吧。

收着点儿,又让我想到朱德委员长的一句题词,也是一句谦辞:“东湖暂让西湖好,今后定比西湖强”。题词被刻在了东湖磨山山峰的“朱碑”上,刻碑立在磨山峰巅的“朱碑亭”前。这如诗的题词,既有“暂让西湖好”的谦逊,更增强了“定比西湖强”的自信。

在放鹰台前亲水平台的地砖上,我又发现刻有“诗鬼”李贺的一首《绿水词》:“东湖采莲叶,南湖拔蒲根。未持寄小姑,且持感愁魂。”我国有东湖、南湖的地方多,光是东湖,较有影响的浙江就有三个,绍兴东湖、临海东湖、平湖东湖;广西有个贵港东湖,山西有个凤翔东湖,等等。也不知李贺笔下是否写的是武昌东湖,即便不是,他的这首《绿水词》也是应了武昌东湖之景,悦了东湖也悦了游人。

走过刻有李贺、袁说友诗句的地砖,有一块横卧的景石,石上刻有李白的《观放白鹰二首》:“八月边风高,胡鹰白锦毛。孤飞一片雪,百里见毛毫。寒冬十二月,苍鹰八九毛。寄言燕雀莫相啖,自有云霄万里高。”李白这首诗并不写在武昌东湖,一个边风的“边”字加一个胡鹰的“胡”字,就可明眼看出写于边地北疆。即便如此,一样应了武昌东湖之景。

在刻有李白“观放鹰”诗的景石前站了一会儿,乍抬头就是李白的放鹰台。为何说是李白的放鹰台,因李白曾在在这座有着五千年历史的“土墩”上,解救了一只被套的雏鹰并放飞,这土墩故而得名“放鹰台”。为此,我还写过一首长诗《放鹰》:“李白当年作黄鹤楼/登上东湖郊外放鹰台/观湖中人放鹰/暮地一只鹰

我的兵之初

袁山山



1977年春,我当兵来到某部通信总站,成为一名通信兵。当时心里憋着一股劲儿。因为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业了一年半,无所事事的日子把我憋坏了。我暗暗发誓,只要有机会我一定努力,干出点儿名堂来。

我被分配到长话分队当话务员,就是在交换机转接长途电话。那时打个长途电话很不容易。我们每天的业务训练就是背电话号码、部队番号及地址。我很快就拿下了,总考时得了优秀。我觉得这太容易了,就开始做别的事。

我们连有个图书室,大多数书籍是政治读物以及《电工学》《电话学》,只有少量文学书籍。我一本本借出来看,藏在电话号码本下面,拿个小凳子坐到操场边的树下,做出认真背号码的样子,有班长或者老兵过来,我就赶紧用号码本盖住小说。不多的十几本文学书很快被我看完了。又闲得无聊。有一次去新华书店,看到书架上有《趣味数学》上下册,我就买回来做。做完了翻到书最后对答案。那个大概就是初中数学,我很快把两本做完了,还发现其中三道题答案有误。我给出版社写信,把自己解题的过程和答案写下来,指出他们的错误。信写好了去营部找文书盖章(免邮费章)时,文书诧异地问,你这个女娃子有点儿特别。

我还是觉得不过瘾。就在这个时候,1977年夏天,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。看到消息我激动坏了,以前总觉得上大学和我无关,是需要推荐的,推荐的话永远轮不到我。如果考试我就能考上。我马上去找连长,我说我想考大学。连长和文书一样诧异地看着我,他说你一个新兵,等服役期满了再说吧。我这才知道,虽然恢复了全国统考,但是战士想考大学,还是需要推荐、需要名额的,不是谁都能参加高考的。

当时,党中央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,全国都兴起了学习文化和科技知识的热潮。我受母亲影响爱看报纸。我在军报上看到有文章指出,战士在

学好军事技术的同时,也应该学习文化知识,学习数理化,这样复员后才能为国家输送人才。我更加理直气壮,写信给父亲母亲说,“现在人人都在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,我们为什么不呢?难道当了兵就该成为知识贫乏的人吗?我们同样是年轻人,难道我们就没有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责任?”这封满是豪言壮语的信被我父亲保存下来,不然我都忘了。

父亲这个老军人开导我说:“你现在已经入伍了,是个兵,首先要服好兵役,听从命令,参加高考的事以后再说。”于是我继续在连队值班、训练,并且开始写新闻报道。

1978年春天,我收到高中一个女友的信,她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,把我给羡慕的,又跑去找连长。我说今年如果有名额能让我去吗?连长还是不同意,他说很多老兵都还没轮到呢!看来想考大学的不止我一个。而且我发现,连队很多战士也开始自学了。我的班长还买了英语书,跟着电台学英语。连队还打算办夜校。当时整个社会都开始重视学习、重视科学,有种百废待兴、奋发图强的劲头。

不让我去考,我只好克制自己的念头,继续干本职工作。那两年,我已经开始发表文章了。第一次发表在《解放军文艺》的作品《灯下》,就是写全国人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。到年底,营部给了我一个嘉奖,总站给了我一个通报表扬,都是奖励我在当话务员的同时坚持读书学习。营长和教导员都知道我想参加高考,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劝我安心在部队好好干。他们说以你现在的表现,立功、入党、提干,都没有问题,不一定非要考大学。我不吭声,心里还是固执地想,我要上大学。考虑到我们是通信兵,很可能会考通信学院,于是开始啃《电工学》《电话学》,以及总机维修技术。我喜欢数学,但基础太差了,深一点的题就做不出来。我时常把题抄在信上请教父亲,那些题在父亲看来太简单了。他有些后悔地说,我该早些

目标

陶昱

瘡,可终究没有问出口。雨下了一整晚,他起得特别早,或者他根本未曾睡着!雨声滴滴答答像床边的一个闹钟。

他想去找指导员,跟指导员说他走不出来,走不出这个雨季,他战胜不了心中那个心魔,战胜不了愧疚和自责。

他想请求指导员换人,他知道临阵换“将”,乃兵家大忌。

他在帐篷前的池塘边驻足,心里盘算着如何跟指导员说。他没有勇气。尽管去年的那次失误,连长、指导员和战友并未过多地埋怨!

雨中的池塘泛起圈圈涟漪,像一个个扩散的靶心。

一只翠鸟站在岸边的柳树枝头,全神贯注地紧盯水面。雨滴打着它翠绿的羽毛,这水面如此纷乱,它又如何能够安然地寻找目标,他暗暗地笑那只翠鸟

辅导你。

1979年5月,我听说我们总站又分到7个高考名额,其中还有2个是文科。于是我再次去找领导要求考大学。我先找到我们副指导员,她是个软心肠的女军官。我跟她哭诉,我说今年不让我考我就超龄了(当时规定战士21岁以下)。副指导员就帮我去找连长说情,连长仍有些纠结,他不得不考虑方方面面。我又去找营长教导员,他们还是劝我安心。我又去找总站政委……总之我像个祥林嫂一样,见到领导就说,我想考大学。让我去考一次吧,考不上我以后再也不提了。

终于,各级领导都被我说动了(或者说纠缠烦了),答应给我一个高考名额,而且是文科。我得到通知已经是6月初了,距离高考还有一个月(那时候是7月高考)。我想我必须考上,背水一战。所有人都知道我闹着参加高考,考不上太丢人,没脸回连队了。

我一个人住在招待所,起五更睡半夜,靠着仅有几本书死记硬背。复习地理,主要靠父亲绘制的全国铁路线路图(他是铁道兵工程师),复习中国历史,主要靠新华字典最后几页的历代皇帝年表。复习政治,主要靠当时的报纸。数学和语文则完全放弃了,一天也没复习。因为时间不够用。

就这样,奋战一个月,我参加了1979年的全国高考,考得还行,总分比当年四川省文科录取线高出39分。但是距离重点分数线还差6分。最后被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,进了大学。

就这样,当兵第三年,我穿军装上了大学。

(袁山山:著有长篇小说《我在天堂等你》《春草》,长篇散文《遥远的天堂》《家书》,儿童文学《雪山上的达娃》,以及中篇小说《琴声何来》等作品约五百万字。先后获得过鲁迅文学奖、全国五个一工程奖、文津图书奖等多种奖励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委员。)

笨。

突然,翠鸟箭一样俯冲,掠过水面,将一条小鱼稳稳地衔在嘴里,回到枝头炫耀地抖了抖身上的水珠。

“翠鸟的眼里只有鱼儿,就像瞄准的心里只有目标,任何干扰、任何失败都不能阻止。”指导员指了指那只翠鸟。不知何时,指导员已站在身后。

“指导员,能不能换个人,雨天就是我的梦魇!”

“还在纠结去年打靶失误?”

“我怕我再次给连队拖后腿,下雨天我打不好!”

“困难险境是战斗力的磨刀石!”

“瞄准手的眼里心里只有目标。”

“全连等速射!放!”火炮呼啸着向目标飞去,海面上瞬间炸起道道水柱!

雨越下越大!左右鼾声不断,间或着有几声含糊的断续的梦呓。

圆瞪瞪睁着眼,望着黑乎乎帐篷顶,仿佛看清雨点砸下的声音。

这场雨仿佛下了一年!去年六月,也是这样一个南国标志性的雨季,作为二连五班新任的瞄准手,他参加了上级组织的直瞄射击考核。

也是这么大的雨,淅淅沥沥的,不管不顾地下着。

他和班里的战友一起冒着雨,蹬着泥,占领阵地,挖靶龛,开炮架,炮弹上膛。

茫茫雨幕中,目标随着汹涌波涛时隐时现,观察难度骤增。

就在他捕捉住目标、瞄准的一瞬间,雨水使瞄准景况变得更加模糊。

或许是他太想证明自己的实力,他一时紧张,装错表尺。一发炮弹不经意间,轰然出膛,恍然消失在灰蒙蒙的雨幕中。

这个雨天成了他的梦魇,挥之不去!他的自信开始被雨团团包裹。那个冬天,退伍的老班长临行前拍着他的肩膀说:“走出来,你才是英雄。”他想知道怎样才能走出来,走出心中的那个疙